

卷十

書名 儀禮註疏十七卷
 撰者 漢 鄭玄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賈公彥 疏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經-禮-儀禮-唐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212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儀禮註疏十七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儀禮註疏卷第一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士冠禮第一

亂反 ○冠古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

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

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冠

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

疏 釋曰 鄭云

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爲士身加冠知者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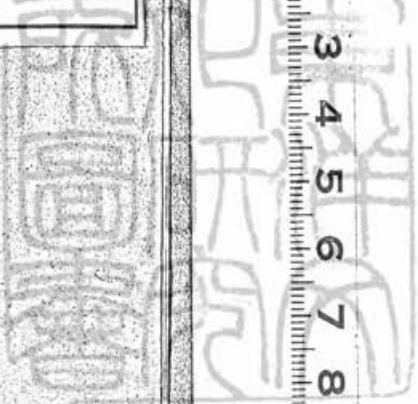
先下昏禮及士相見皆據士身自昏自相見又大戴

禮公冠篇及下諸侯有冠禮夏之末造亦據諸侯身

自加冠故鄭據士身自加冠爲目也鄭云四民世事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39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儀禮註疏卷第十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覲禮第十 **三**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

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

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十七別錄第十 **三**

釋曰鄭云春見曰朝等大宗伯文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者按曲禮下云天子當辰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註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

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
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展寧而
受焉夏守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
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據此
彼而言是朝宗禮備覲遇禮省可知鄭又云是以享
獻不見焉者享謂朝覲而行三享獻謂二享後行私
覲私覲後即有私獻獻其珍異之物故聘禮記云既
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註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
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臣聘猶有私獻
況諸侯朝覲有私獻可知是以周禮太宰職云大朝
覲會同贊玉幣玉獻註云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珍
異亦執玉以致之大朝覲會同既有私獻則四時常
朝有私獻可知案下文有享亦當有獻而云享獻不
見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冕服九章介九人賓主
之間九十步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子男亦云鄭云朝
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彼據春夏朝宗而
言不見秋冬者以四時相對朝宗禮備故見之覲遇
禮省故略而不言此下文見享者不對春夏故言之



鄭云是以享獻不見者據周禮大行人而說也必知
鄭據大行人者以其引周禮四時朝見即云是以享
獻不見明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言也有人解享字上
讀以獻不見為義者苟就此文有享無獻不辭之甚
也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

帷門之外再拜國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

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

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

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

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

義禮疏 卷之十一 二 及古制

郊謂至旌門。釋曰自此盡乃出論侯氏至近郊。天子使使者勞侯氏之事云郊謂近郊者案聘禮云至於近郊君使卿勞故知此郊者亦近郊也。知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而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云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也。引小行人職者約近郊勞是大行人以其尊者宜逸。小行人既勞于畿明近郊使大行人也。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此雖不辨勞數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則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若然書傳略說云天子之子十八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孝經註亦云天子使世子郊迎者皆異代法非周禮也。案王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註云夫人謂王后勞諸侯皆九勞大夫皆五。此文不見者以其聘禮於聘



客主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篋方明后亦有略言王勞不言后文不具也。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者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故知在朝服皮弁至入廟乃裨冕也。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者此對諸侯玉卑故聘禮云束帛加璧是諸侯臣所執小行人合六幣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諸侯所執以致享皆有束帛配之諸侯玉卑故也。此乃行勞所用以享禮況之耳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者言諸侯則凡之總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而所勞之處或非一國舍處不同故不總言諸侯而云侯氏也。云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者周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郊關之所各自有舍或來者多館舍狹寡故不在館舍以帷為宮以受勞禮也。云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者謂為帷宮則設旌旗以表四門彼天子所舍平地之事引之者證諸侯行亦有帷宮設旌為門之事也。案聘禮使卿勞賓受於門內司儀諸侯之臣相為國客亦是受勞於館不為帷宮者彼臣禮卿行旅從徒眾

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衆多故於帷宮裏
 二十八年左氏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
 註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又外僕言
 曰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
 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
 焉用壇彼亦是諸侯相朝當爲壇以爲帷宮受勞之
 事也 **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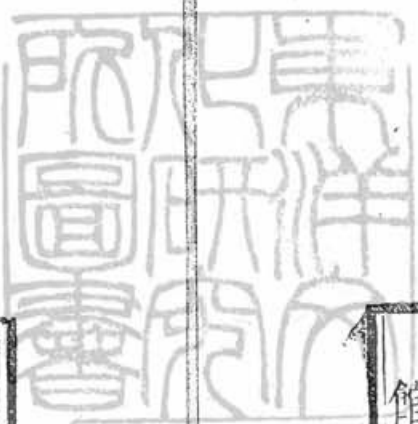
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 國不答拜者爲

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

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向聽之 國不答至

曰云升者升壇者以帷宮無堂可升故知升者升壇也云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者知面

位如此者並約下文就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壁使**



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 國左還還南面示

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侯之也還玉重禮

國 左還至重禮。釋曰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

亦斯類也若身自致者乃拜送下文偵使者及聘禮

私觀私面皆拜送幣是也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

者以其東面致面而左還明左還者南面也未降而

南面示將去故也云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侯之

者經云而立即云侯氏還壁故知立者見將氏將有

還玉之事於已故侯之不降云還玉重禮者案聘義

圭璋還之璧琮加束帛報之所以輕財重禮彼以璧

琮不還則爲輕財者以其璧琮加束帛故爲輕財不

還此以天子之璧不加束帛尊之 **侯氏乃止使者使**

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爲重禮也

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

使者設几答拜

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正止使者則已布席也

○釋曰自此盡遂從之論侯氏僎使者遂從入廟之事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者行賓禮是賓客之禮是以賓在館為主人主人先升使者為賓賓後升故云禮統焉謂賓統有此堂也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者案太宰云贊玉几註云立而設几優尊也此使者亦不坐而設几故云所以優厚也聘禮卿勞受僎不設几者諸侯之卿早故不與此同也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者經不云上介出止使者鄭云上介出止使者案至館皆不敢當皆使上介出請事又見此經云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侯氏不出故知使上介止使者也云則已布席者以其素不云布席而云設几几不可設於地明有席席之所設唯在此時案聘禮受聘云几筵既設是几筵相將故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

侯氏用束帛



乘馬僎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僎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

○釋曰僎使至其階。帛賓僎卿以束錦此使者以玉勞侯氏侯氏還玉仍亦僎使者是致尊敬天子之使故也知拜各於其階者此賓與使行敵禮若鄉飲酒鄉射賓主拜各於其階也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

之

驂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

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

朝

馬與人以西為上案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此亦以左驂出故知左驂設在西也又知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者亦案聘

儀禮疏 卷之十 禮記

禮禮賓執左馬以出記云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侯氏在館如主人明三馬亦侯氏之士以出授使者從者可知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者亦如聘禮云下大夫勞賓使者遂以賓入至於朝其義同 **天子賜舍** 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故知義然也

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

小行人為承擯今文賜作錫 以其至作錫 釋曰自此盡乘馬論賜

侯氏舍館侯氏使之事云賜舍猶致館者猶聘禮賓至於朝君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故言賜舍也云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使卿致館此亦宜使卿知是司空非卿者周禮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卿無致館之事司空主營城郭宮室館亦官室之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但司空仁正文故云與以疑之知小行人為承擯者案聘禮致館賓主人各擯介故知此亦陳擯介必知使小行人為承擯者案



小行人云及郊勞眠館將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 幣為承而擯是其義也

伯父舍 音汝 此使者致館辭 此使者致館辭 釋曰此及下經

皆云伯父者案下文謂同姓大國舉同姓 **侯氏再拜** 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

稽首 受館 賓之束帛乘馬 王使人以命致館無

禮猶僨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僨使者

於內 王使至於內 釋曰云王使人以命致館 無禮猶僨之者尊王使也者決聘禮卿無禮

致館賓無束帛乘馬故云尊王使也云侯氏受館於外 使者用束帛乘馬故云尊王使也云侯氏受館於外

者案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館而云賓迎再拜卿退 賓送再拜則聘禮致館不在外此不見大夫帥至館

即云天子賜舍是侯氏受舍于外可知與聘禮異也 知既則僨使者於內者以其既受館則為已所有明

儀禮疏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

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

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

也今文帥作率大夫至作率。釋曰自此盡再

日使行覲禮之事知大夫是卿為訝者以其周禮秋

官掌訝職云諸侯有卿訝故知大夫即卿為訝者云

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者以其四侯氏再拜

時朝覲自是尋常故使恆循故事之常也

稽首受覲日也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

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眾矣顧

其入覲不得竝耳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

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惟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

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

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

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

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

同姓釋曰此一經論前朝一日諸侯各遣上介受

次于朝之事云言諸侯者明來朝者眾矣者上註云

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於此言諸侯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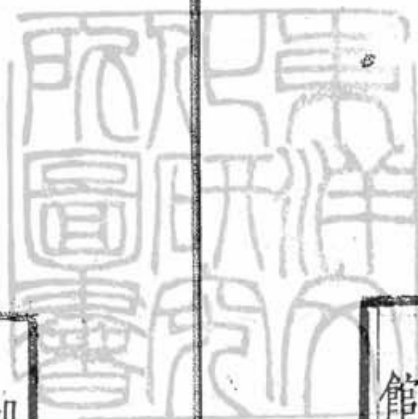
者以其諸國同時遣上介故言來朝者眾矣若其行

禮自有前後故鄭云顧其入覲不得竝耳云受舍於

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者以其春夏受贊於朝無

次知在文王廟門外者案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則諸侯待朝聘之賓皆在大祖之廟以其諸侯者無二祧遷主所藏皆在始祖之廟故以始祖為祧案天子待覲遇亦當在祧祭灋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又案周禮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註遷主所藏曰祧穆之遷主藏於文王廟昭之遷主藏於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而在文王廟者父尊而子卑故知在文王廟也若然先公木主藏于后稷廟受覲遇不在后稷廟者后稷生非王故不宜在焉云言舍者尊舍也者此賓以惟為次非屋舍尊天子之次故以屋舍言之是尊舍也若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即聘禮記宗人授次是也

有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云天子使掌次為之者案周禮掌次云掌王次舍之灋以待張事故知使掌次為之諸侯兼官無掌次使館人為之故聘禮云館人布幕于寢門外鄭註云館人掌次舍帷幕者是也云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者



知使上介者案下文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明知此亦使上介也云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案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秋曰覲鄭註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覲之言勤欲其勤王事各舉一邊而言其實早來勤王通有也故鄭云其來之心猶若朝故變覲言朝也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者案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案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此皆是覲禮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為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故鄭註云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入謂北面見天子時引春秋者案隱十一年經書滕侯薛侯來朝左傳曰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也若然彼服註云爭長先登授玉此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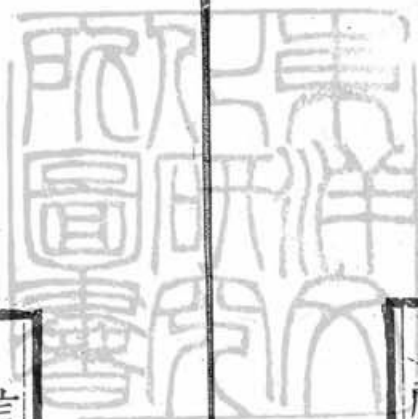
在門外引之者以其在先即侯氏裨冕釋幣于禰。先登外內同故引以為證。乃禮反裨裨。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支反故同。

冕也。裨之為言埋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

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

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禰西階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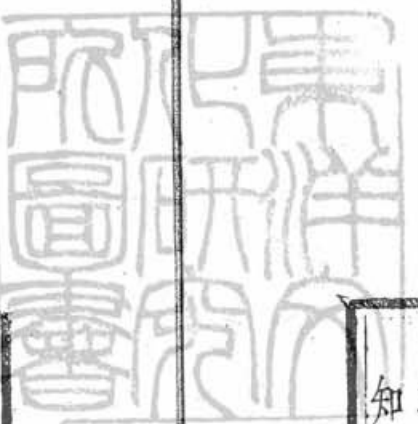
經明諸侯之在館內將覲於王先釋幣告於行主之禮知將覲質明時者案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禰故知此亦質明時也云裨之為



言裨者讀從詩政事一裨益我取裨陪之義云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者天子吉服有九而言六服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為上無裨義衮冕以下皆為裨故云其餘為裨云以事尊卑服之者即司服所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衮冕以下至羣小祀則玄冕舉天子而言故云以事尊卑服之云而諸侯亦服焉者亦據司服而言諸侯唯不得有大裘上公則衮冕以下故鄭云此差司服所掌也云上公衮無升龍者案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階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若然彼升龍文承大旗之下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案司常云交龍為旂又云諸侯建旂旂注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則旌旗升降俱有而白虎通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案玉藻諸侯玄冕以祭不得服衮冕以下是以鄭註司服云諸侯自於其家則降若然諸侯自家祭降魯與二王之後皆不得用衮冕鷩冕毳

冕則此等及孤卿大夫絺冕玄冕者是入君廟及入天子之廟故服也今云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謂若曾子問云諸侯裨冕以朝鄭註云為將廟受亦斯之類也云禰謂行主遷主矣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彼雖據天子其諸侯行亦然以其皆有遷廟木主若然大夫無木主聘禮賓釋幣于禰者大夫雖無木主以幣帛主其神亦為行主也而云禰親之者以其在外唯有遷主可事故不言遷主而云禰也云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者案聘禮將行釋幣于禰此禰無文故約與之同乃受命即出行故云將受命釋幣于禰皆是告將行無祭祀知禰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禰西階之東者此無正文案聘禮祝告祝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篚埋于西階東此亦與彼同云禰者諸侯遷主藏於始祖之廟諸侯既以始祖之廟為禰遷主歸還入禰廟故

乘墨車載龍旂弧韞
 知此幣埋于禰西階之東也



乃朝以瑞玉有纁

○韞音獨
纁音早

墨車大夫制也乘之

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繆之弓也弓衣曰韞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纁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表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為六色今文玉為璧纁或為璪



出論諸侯發館至天子廟門之外

以次行覲禮之事云墨車大夫制也者案周禮巾車職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故知墨車大夫制也必言墨車大夫制者封玉路金路象路之等天子諸侯之制也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者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草路竝得與天子同據在本國所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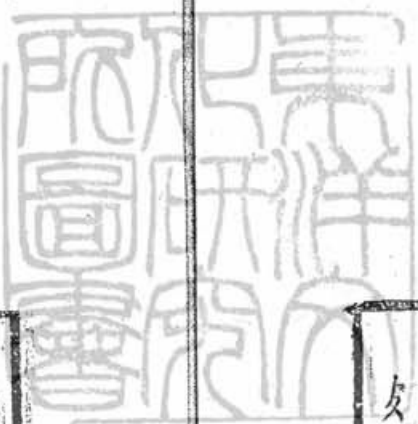
記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金路象路等是也既不入王門舍於客館乘此墨車以朝也云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者司常職文也云弧所以張繆之弓也者爾雅說旌旗正幅為繆故以此弧弓張繆之兩幅故云張繆之弓也云弓衣曰鞬者案月令云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言帶以弓鞬鞬是弓衣可知云瑞王謂公桓圭之等皆大宗伯典瑞職文云纁所以藉玉至為六色其義疏已見於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依於聘禮記

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

之繡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

纁席畫純加次席繡純依如今至繡純。釋曰云

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扆以屏風為斧文置於依地孔友國顧命傳云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是也言



綈素者綈赤也素白也漢時屏風以綈素為之象士者白黑斧文故鄭以漢禮為況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者案周禮績人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繡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此白黑斧以此方繡次為之故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云斧謂之繡者據繡次言之白與黑謂之繡即為此繡字也據文體形質言之刃白而登黑則為此斧字故一字不同也云几玉几也者案周禮司几筵云左右玉几故知此几是玉几也註左右有几優至尊也亦與此同又案大宰云贊玉几鄭註云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但几唯須其一又几坐時所以馮依今左右及立兩設之皆是優至尊也兩註相兼乃具云其席莞席以下亦司几筵文案彼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繡依依前南饗設莞席紛純等鄭註云紛純者紛如授有文而狹纁席者削蒲弱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純者謂畫雲氣次席者桃枝簾有次列成文此次席即顧命所謂篋席也篋謂竹青據竹而言次謂次列據文體而

說是以顧命云牖間南嚮敷重天子袞冕負斧依

袞衣者裨之上也績之繡之為九章其龍天子有升

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

釋 袞衣至侯見。釋曰云負斧依者負謂背之南面

也云袞衣者裨之上也者但裨衣者自袞冕至玄冕

五者皆裨衣故云裨之上也上文云裨衣者總五等

諸侯指其衣有三等不得定其衣號故言總裨衣此

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袞冕云績之繡之為九

章者衣績而裳繡衣在上為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為

績次裳在下為陰陰主沉深故刺之為繡次是以尚

書衣言作績裳言紘繡為九章者鄭註司服云冕服

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

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

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

曰黻皆繡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云



南鄉而立者此文及司几筵雖不云立案下曲禮云

天子當宁而立又云當展而立立在朝在廟皆云立故

知此南面而立以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俟諸侯之見也嗇夫蓋司

空之屬也為未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

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

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

夫至夫馳。釋曰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者無正文

知司空屬者案五官之內無嗇夫之名故知是司空

之屬但司空職亡故言蓋以疑之云未擯承命於侯

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者案周禮司儀職

兩諸侯相朝皆為交擯則此諸侯見天子交擯可知

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行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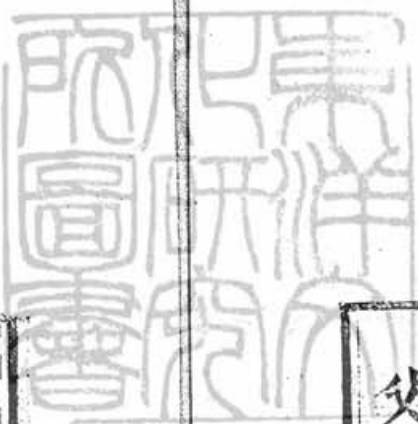
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為上下此經先云嗇夫承命告

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

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令人故下註云君乃許入若然此覲遇之禮略唯有此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云天子見公擯者五人以下竝大行人文云皆宗伯為上擯者案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鄭註云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為承而擯此文嗇夫為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若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為承擯故肆師職云大朝覲佐擯鄭註云為承擯是其義也引春秋傳者案左氏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鄭引者欲見嗇夫是卑官得為末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擯之意也

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

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



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

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

作賀

言非至作賀。釋曰此經直云伯父其入

而見諸侯故無迎灋若然案夏官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者覲遇雖無迎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至於饗即與春夏同故連言之

再拜稽首

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

見尊奠摯而不授

入門至不授。釋曰云卑者

云壻執鴈升奠鴈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註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者摯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

謁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

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釋曰云其辭所易

者曰伯父其升者此又不見謁告之辭鄭註云上擯

告以天子前辭者謂擯者謁以上辭云天子曰非他

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是

擯者於門外傳王辭告之使入此擯者謁告還用彼

辭所改易者唯改入字為升故云伯侯氏坐取圭升

父其升也以其喚使升堂親受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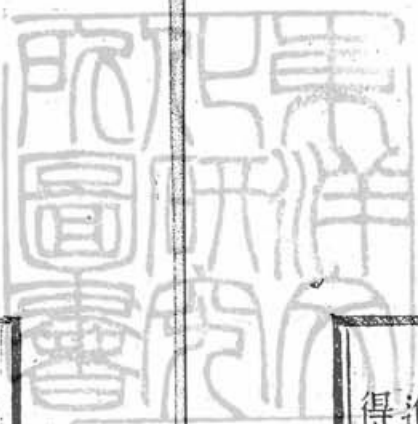
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

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

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者至

進也○釋曰云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者以經侯氏

得擯者之告坐取圭即言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



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云從後詔禮

曰延延進也者以其賓升堂擯者不升若特牲少牢

祝延尸使升尸升祝從升與四享皆東帛加璧庭實

此文同皆是從後詔禮之事

唯國所有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

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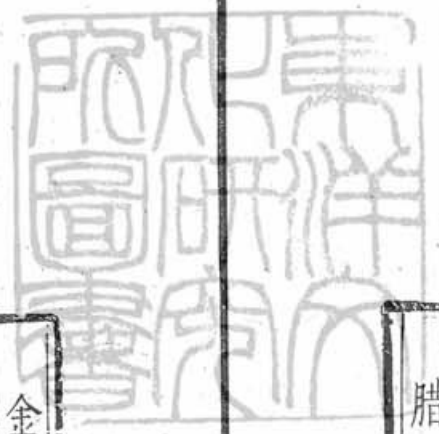
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

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

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

有唯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四當至致

相似由此誤也者知四當為三者諸文唯謂三享無四享之事所以誤作四者由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三岳皋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云此篇又多四字者下有四傳攢又云路下四亞之又云束帛四馬四門四尺四字既多積畫四又似三由此故誤為四字也引大行人者欲證三享為正文云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者案聘禮小聘曰問不享大聘雖有三享不言數明一享而已案大行人五等諸侯皆同三享若然三與一及不享是其禮之差是無取於四之義故從三為正云初享或用馬或虎豹之皮者案下經先陳馬聘禮特言皮故知初享以此二者為先言或者聘禮記云皮馬相間可也又聘禮經夕幣時皮則左首展幣時更云馬則幕南北面此下經亦用馬案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其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為初享也云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是以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



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諸侯國王為祿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與其因覲即助祭因祭即致享物若不當三年祿祭即特致三享也云皆以璧帛致之者案聘禮束帛加璧享君束錦加琮享夫人小行人亦云璧以帛琮以錦是五等諸侯享天子與后此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為皆也凡享者貢國所有或因朝而貢或歲之常貢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春入貢及大宰九貢是也因朝而貢者則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等是也皆有璧帛以致之案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之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

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若如此言鄭知五等享玉各如其瑞者見玉人職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據上公琮以享后不言者文不具公依命數與瑞等則侯伯子男之享主亦如其瑞可知又知五等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者又見玉人職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鄭云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兼言聘者欲見聘使亦下君之瑞一寸與君同直言琮享夫人不言琮璧以享君亦文不具若然侯伯子男自相享各降其瑞一寸可知圭璋據二王後享天子與后者五等諸侯既用璧琮二王後尊明用圭以享天子用璋以享后可知又知二王後自相享亦用璧琮者以五等諸侯降於享天子明二王後退用璧琮可知子男自相享用琥璜者以其子男瑞用璧享天子可與瑞同自相享不得與瑞等降用琥璜可知若然子男之臣自相聘亦享用琥璜不得踰君故也又知五等之臣聘享之玉皆降其君一寸者又見玉人云琮圭



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八寸據上公之臣則侯伯子男臣各降其君一寸可知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後稱公大國稱侯則二王之後為公而前則謂公者案典命云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鄭註云上公者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若然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有功加一命為二伯則周公奉束帛匹召公是也本國猶稱侯則魯侯燕伯是也

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
卓讀

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書其

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

用成數敬也

疏卓讀至敬也。釋曰云中庭西上者案昏禮云參分庭一在南又米苾設于中庭實皮則攝之註云參分庭一在南又米苾設于中庭鄭註云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則此云中庭

亦是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
 須入庭深設之故也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
 也者以音字既同而讀從之卓王孫是司馬相如之
 妻文君之父也於十馬之內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故
 訓卓為的也云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者謂若
 晉有鄭之小駟復有屈產之類是也云馬必十匹者
 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者此為庭實故用十四
 案康王之誥二伯率諸侯而入皆布乘黃朱而陳四
 匹者彼據二王之後以國所有享新王享物陳於庭
 用圭以馬致享馬不得上堂亦陳於庭直以圭升堂
 致命乘馬若乘皮故以四為禮非
 所享之物故用四馬與此異也

受之

註亦言王欲親受之

疏

亦言至受之。釋曰云亦言王欲親受之者

亦上親受之也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
 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

註王

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

於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

之卑益臣

註

王不至益臣。釋曰云授宰幣王既撫玉不受幣幣即束帛加璧并玉言幣

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為幣此單言宰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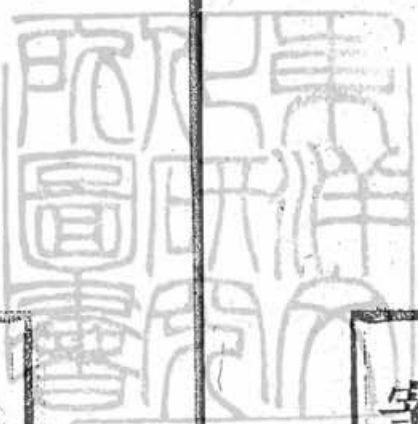
宰大宰主幣故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

玉獻玉凡玉爵註云助玉受此四者是也云王不受

玉撫之而已輕財也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為重禮璧

琮不授還為輕財是以圭璋親受璧琮初即不受為

輕財故也云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者謂
 侯氏牽馬而出馬隨侯氏之後出授王人於外也云
 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者春夏受費於朝雖無
 迎灋王猶在朝至受享又迎之而稱賓主至覲禮受
 享皆無迎灋不下堂而見諸侯已王尊為君禮臣
 卑為臣禮王猶親受其玉今至于三享貢國所有行
 供奉之節故使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於庭者是



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故也聘禮享用皮及賓私覲馬皆使人受之者見他國之君不臣人之臣故與此異也若然聘禮享君尚有幣問卿大夫此諸侯覲天子享天子詔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是以隱七年左氏傳云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而凡伯不賓服註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為王卿士不脩賓主之禮敬報於戎是以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是諸侯朝天子亦有聘及公卿

事畢

三享

詔乃右肉袒于廟門之

大夫之事也

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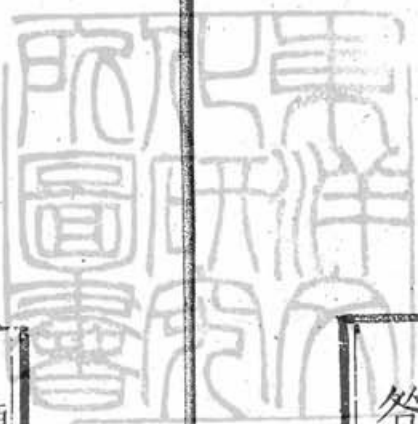
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

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易曰折其右肱无

咎

刑

王免之降出之事刑袒於右者右是用事之



便又是陰陰主刑以不能用事故刑袒於右也云凡以禮事者左袒左袒者無問吉凶禮皆袒左知者士喪禮云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檀弓云延陵季子葬其子於贏博之間葬訖左袒故云凡以該之引易曰折其右肱无咎者案易豐卦九三云折其右肱无咎凡卦父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故鄭隨其義而註云三艮爻艮為手互體為弔與又為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於君君能誅之故无咎引之者證刑理宜於右之義云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者加得字解之當云告王以國所用為者得非罪之事也正是罪之一辭解擬受刑之意又解云告王以已無罪引下文伯父無

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

謁

告寧安也乃猶女也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

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勞

力報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天

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疏王辭至勞也。釋曰

也者以屏外不見天子為隱向者左袒今王辭以無

事故宜襲也云天子外屏者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

即是外屏云天子外屏取禮緯之文故禮緯云天子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

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疏賜車者同姓以

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衰也驚也毳也古文曰迎于

門外也疏賜車至外也。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

姓象路案周禮巾車掌五路自玉路至木路玉路以

祀尊之不賜諸侯金路云同姓以封象路云異姓以

封草路云以封四衛木路云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

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

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衰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

則太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衰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

甥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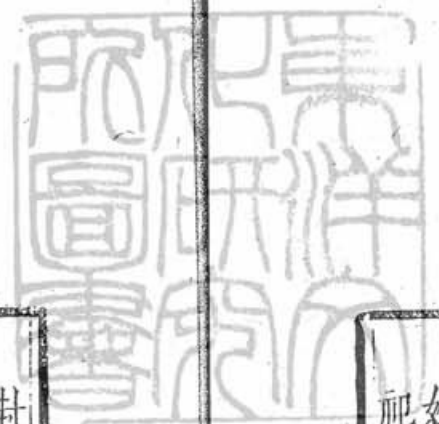
皆乘象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內庶姓與王無親者

自侯伯子男皆乘草路以下蕃國據外為總名皆乘

木路而已鄭直言金路象路者略之也云服則衰也

驚也毳也據司服而言案司服上陳王之吉服有九

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也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



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息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

兩註周禮云路謂至十兩。釋曰云几君乘車曰路者鄭

寢路門之等引春秋者閔二年左氏傳云狄人伐衛

又云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夜與國人

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立

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

三千人以成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

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鄭引之證重

賜無數在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

車南也音泰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

面大史是右大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

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

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為氏也釋曰云言諸

言諸至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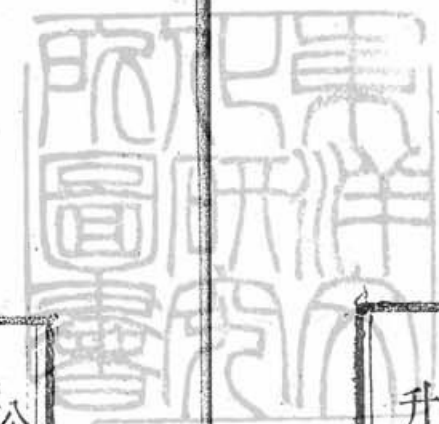
釋曰云言諸

言諸至氏也

釋曰云言諸

言諸至氏也

言諸至氏也



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者以其言諸非

一之義以諸侯來觀者眾各停一館故命諸公分往

賜之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者案襄公二十一年

左氏傳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囚伯華於

是邢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邢奚曰夫謀而解

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

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縣

極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而卒無怨色管蔡為

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鄭引此者證

太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也云是右者始隨

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者太史卑明始時隨公後升

訖公東面太史又居其右故云是右謂於是乃居公

右而竝東面知竝立者以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

其在公右宣王命故也

讀王命書也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受命升成拜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

以伯舅耄老毋下拜此辭之類 **釋** 大史至之類。九年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之等于葵丘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鄭引之者證此大史述王辭侯氏下拜亦如此故鄭云此辭之類也但彼以齊侯年老故未降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 受者亦以年老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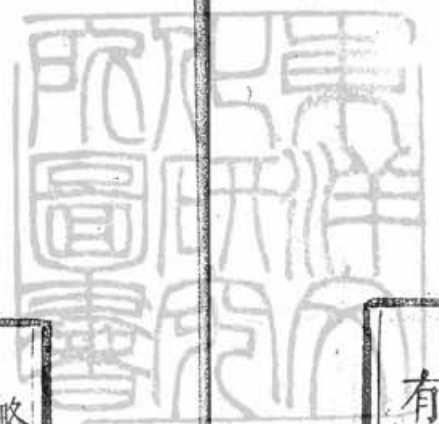
篋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僎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

四馬僎大史亦如之

釋 既云拜送乃言僎使者以勞

有成禮略而遂言

釋 既云至遂言。釋曰云既云拜送乃言僎使者以勞有成禮



略而遂言者經云侯氏送再拜者事勢宜終故連言之其實僎使者在拜送前必以之僎後略言者以僎有成禮可依故後略言案上篇以來 **同姓大國則曰** 每有僎禮皆是成篇之法是成禮也

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

小邦則曰叔舅 **釋** 據此禮曰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釋 據此至而言。釋曰案周禮冢宰職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註云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

亦曰國者彼經或邦國連言或單言國則邦國連言據諸侯單言國據王以邦在國上故云大曰邦小曰

國惟王建國是邦之所居亦曰國彼對文則例散文則通故此大國言國小國言邦也鄭云據此禮云伯

父同姓大邦而言者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同姓為定之意云據此云伯父者即上文云伯父此文即

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是以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若也據文則不要同姓與大國案下曲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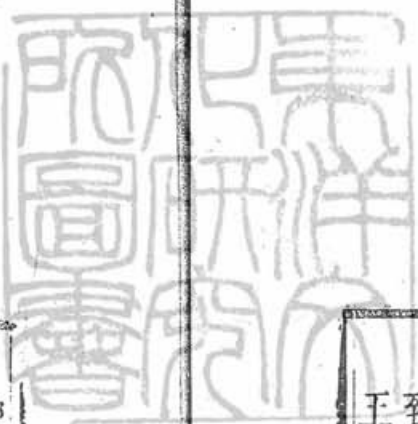
東西二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伯父州牧而稱叔父鄭云牧尊于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亦以此為尊是也又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者惟據此禮而云伯父而言不據他文故鄭此註決為不定之意

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

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享三食三燕侯

伯再享再食再燕子男一享一食一燕禮謂至一燕。釋

曰云禮謂食燕也者案聘禮及諸文言饗皆單云饗無云禮鄭所引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今饗下有禮故以禮為食燕也云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鄭言此者欲解經變食燕而言饗禮見王有故不親食燕則以禮幣致之故言饗禮云略言饗禮互文者直言饗見王無故親享之若王有故亦以侑幣之禮致之食燕公之禮見王有故以幣之禮致之亦宜有王無故親食燕故云互文也引掌客者見五等諸侯



饗食燕皆具有證經之禮是食燕之義也以此文為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

三燕云云即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鄭註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彼是諸侯自相待法此鄭引

之證經天子待諸侯法則天子待諸侯三者皆有幣可知案掌客云王巡守從者三公抵上公之禮卿抵

侯伯之禮大夫抵子男之禮則天子使公卿大夫存類省至諸侯之國諸侯與之饗食禮皆有幣與諸侯

同可知也若大國之孤聘於天子及鄰國其饗食燕有侑幣酬幣亦與子男同故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

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又云其

他皆抵小國之君鄭註云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

之間擯者將幣裸酢饗食之數故知饗食燕亦有幣也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

以侑幣如致饗無擯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饗食之有幣可知又云燕與俶獻無常數又不言致燕以幣則無致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鹿鳴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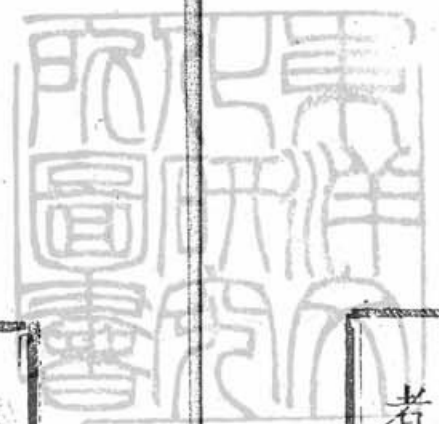
儀禮疏 卷之十一 天子燕已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也 諸侯覲於天子

食據饗食有幣若然發首云燕羣臣嘉賓者文王於羣臣嘉賓恩厚燕之無數故先言其實無幣也若然天子燕已臣及四方卿大夫諸侯燕

為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淡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壇土為埽以象牆壁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淡謂高也從上曰淡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

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淡謂高也從上曰淡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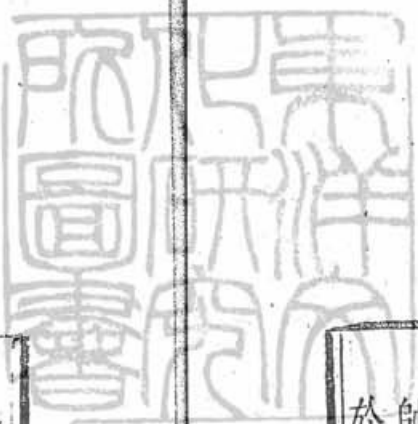
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

儀南鄉見諸侯也 壇以垂 四時至侯也 釋反埽音劣 曰自此盡四傳擯論

會同王為壇見諸侯之事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者案曲禮下經言之春夏朝宗在朝不在廟而言四時朝覲皆在廟者朝宗雖在朝受享則在廟故并言之云此謂時會殷同也者以司儀職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與此為一事則合者合諸侯也故知此為壇見諸侯謂時會殷同時也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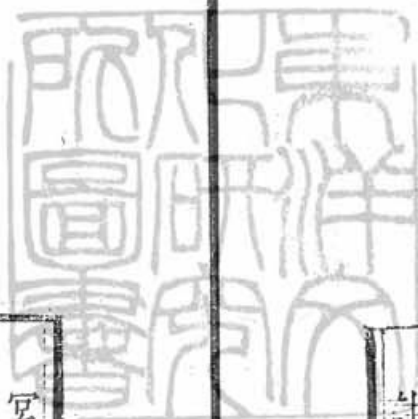
儀禮疏 卷之十一 二十三 及古爵

殷見曰同鄭註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遍若如註則時會殷同亦有朝覲在廟而獨云四時朝覲在廟者以其周禮大行人諸侯依服數來朝時會無常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則有當朝之歲者復有不當朝之歲者若當朝之歲者自於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若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亦云既朝乃於壇者六服之內若以當歲者即在廟則依服數十二歲合有侯服年年朝者在廟朝覲其五服自甸男采衛要五服若以十二歲王巡守總合朝服不得獨在廟在壇朝故鄭會同皆言既朝覲乃為壇於國外也朝事儀未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謂帥已朝者諸侯而言也云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云云者經直言為壇鄭知



逐四方為之者案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鄭註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於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鄭引此文下及朝事儀而言故知為壇皆依方為之但四方之壇並宜在近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於近郊退來就壇明壇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案職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之國故職方氏令諸侯供待之事則無常數云八尺曰尋者依考工記云及長尋有四尺從軫差之知尋長八尺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者此以下基九十六尺上下三等每等兩相各丈二尺共二丈四尺三等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尺合九丈六尺也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者謂合木為上下四方故名

方此則神明之象故各明此樂解得名方明神之義也云所謂明神也者所謂秋官司盟之職云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是也云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案春秋襄十一年經書公會晉侯宋公之等伐鄭鄭人懼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蓋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畱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各川明神極之註云二司天神司盟司慎不敬者盟司察盟者是為天之司盟也云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者以其宗廟木主亦上下四方為之故云猶宗廟之有主無正文約同之故云乎以疑之雖同四方為之但宗廟主止一神而已此下文以六色為六神用六玉禮之有此別但取四方同而已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者案下文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註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是王巡守在方岳亦為此宮可知是以司儀註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與以其與



宮同也案司儀云王合諸侯令為宮據時會而言其巡守據王就方岳殷國此王有故不行諸侯同來此二者其壇文約與時會同故云與以疑之是以鄭註大宗伯云殷同王亦為壇於國外亦時會有文者也引司儀者彼此同是一事但文有詳略此文言者取司儀以足之云南鄉見諸侯也者王在堂上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奠玉拜皆升堂授玉乃降也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

木而著之

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彼文上宜用蒼璧下宜用黃琮今於西方還依宗伯唯上不用璧下不用琮故鄭云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案宗伯註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是也鄭云非天地之貴其天地之貴即昊天燔柴祭地瘞鄭註天地謂日月也若然日月用圭璋者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故用圭璧也四方用圭而太昊勾芒食焉餘三方皆據天帝人帝人神則此亦非彼神也以其下文有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神迎拜以為明神故知非天帝人帝之等是以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盟神鄭註云有疑不協也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是鄭解方明之神明日月山川之等非天帝也若然四方禮神還用圭璋琥璜非天神還用禮玉者尊此明神而



與天神同故用之也云刻其木而著之者雖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非置於坐以禮神於上下猶南北為順刻木於四方亦順不刻木安於中則不可故知義然也

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圖置于宮者

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

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

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皆

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

也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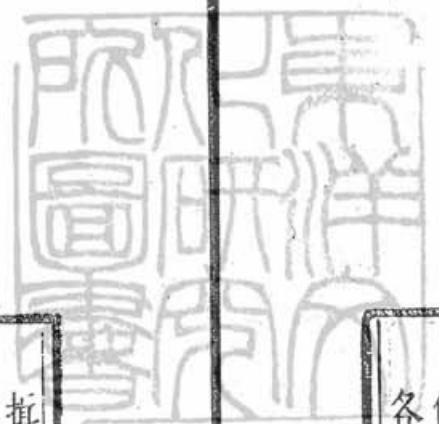
鄉見之三揖上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

乃定古文尚作上

疏

置於至作上。釋曰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者。

此雖不言前期鄭云。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則亦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旂據臨朝之時也。此旂鄭雖不解鄭註。夏官中夏辨號名。此表朝位之旂。與銘旌及在軍徽幟同。皆以尺易刃小。而為之也。云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以朝事儀論會同之事。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故鄭依之也。言上者。皆以近王為上。云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者。以其侯伯別階相對。子男雖隔門亦相對。皆以東為上。故云侯先伯。子先男也。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者。案下註云。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則此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者。是二伯初帥之。各依左右。若康王之誥云。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北面。此雖無應門。亦二伯帥諸侯初入宮門。或左或右。亦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旂而立。王乃降南面見之。而揖。必知王有降。



揖之事者。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又知王土揖庶姓之等者。此是司儀職。王在壇。揖諸侯之事。彼與此同。鄭彼註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以推手曰揖。引手曰擯。故為此解也。若然。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王降者。以在壇會同。相見與覲異。故也。以其覲禮廟門設。擯此則堂壝門設。擯是以雖繼覲禮之下。覲禮無降揖法。此與諸侯對門相見。故有降揖之事。

四傳擯

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

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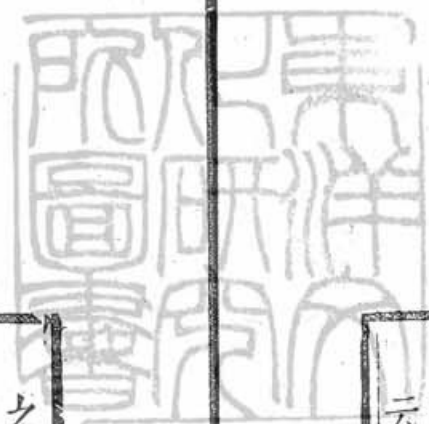
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王降拜於

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

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

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傳

禮記上既至作傳。釋曰知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者三拜禮皆司儀職文擯者延之升堂以下約上觀禮之法云王受玉謂朝時撫玉謂享時是以司儀三等之下云其將幣亦如之鄭云將幣享也又云及請事勞皆如觀禮者請事謂上文侯氏奠圭擯者請侯氏王欲親受之勞謂侯氏受刑後王勞之故云皆如觀禮云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者以其面位同故各自設擯云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者以其雖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共一位設擯故有四傳擯云至庭乃設擯者對上觀禮門外設擯案此上經諸侯各就其旂而立乃云四傳擯則在諸侯之北故知至庭乃設擯云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者約顧命而知



之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曰於東

門之外反祀方明 **禮記**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

上為龍大旆大常也王建太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

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

二寸縑藉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

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

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

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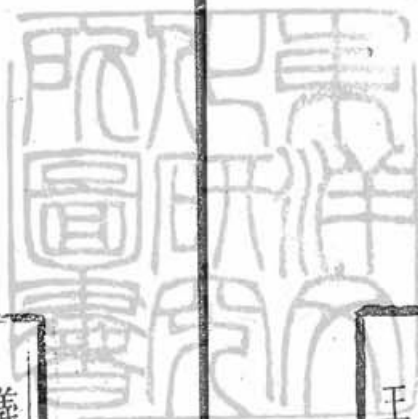
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

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

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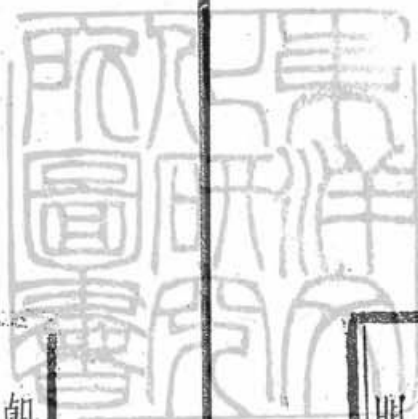
釋此謂至祝號。釋曰自此盡西門

外論將見諸侯先禮日月山川之事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者案下文於南門北門西門之外禮日月四瀆會同以夏秋冬此云拜日於東門之外故知會同以春者也云馬八尺以上為龍者是周禮度人職文案彼云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騶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為駒云大旂大常也者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則旂與常別此既象日月則是大常而云大旂者九旂各有定稱亦有通名故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旂旗服氏註云九旂之總名故太常亦謂之大旂是以諸侯建交龍為旂亦謂之常大行人云五等諸侯亦曰建常九旂亦是通稱也云王建大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知



義然者以其先言日月後言龍故知繆首畫日月依爾雅說旂旗云正幅為繆長尋曰旒謂旂旗身也其下屬旒乃畫日月交龍案左傳云三辰旂旗服註云三辰謂日月星孔君尚書傳亦云畫日月星於衣服旂旗鄭註司服亦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若然大常當有日月星俱有周禮司常不言星者司常九旂皆以二字為名故略不言星是以此文亦略不言星案文大常之上又有交龍則諸侯交龍為旂無日月王之常常非直有日月兼有交龍司常不言交龍亦是於文略引朝事儀以下至朝諸侯此亦同法故引之證此拜日於東門之事云天子冕而執鎮圭者案玉藻天子玄冕拜日於東門之外則知此亦玄冕也搢大圭者則周禮玉人職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是也云乘大路者則周禮玉路也以周之玉路因殷之大路飾之以玉故猶以大路為名云樊纓十有二就者案中車鄭註云樊馬大帶纓馬鞅就成也以五采屬飾

之一而為一成樊與纓各飾為十二而十二就也云
 貳車十有二乘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
 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而天子十二以為節故十二乘
 貳車者飾皆與正路同當亦飾之以玉使人乘之少
 儀云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是也云帥諸侯朝日於
 東郊者朝日即拜日一也以其朝必有拜云所以教
 尊尊也者天子至尊猶往朝日是教天下尊敬其所
 尊者故云教尊尊也云退而朝諸侯者朝日於東郊
 退就壇使諸侯朝已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
 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者言二者諸侯朝事儀與此
 覲禮其朝事儀朝日退乃始朝諸侯此覲禮加方明
 於壇上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王乃四傳擯見之
 是已祀方明乃始見諸侯二者同故云由此二者言
 之若然朝事儀直有朝日禮畢退見諸侯此覲禮祀
 方明禮畢乃朝諸侯不同者以其邦國有疑則有盟
 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於壇祀方明禮畢退去方明
 於下天子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加方
 明於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



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是以朝事儀直云朝日教
 尊尊而朝諸侯不言祀方明之事鄭云已祀方明者
 據此覲禮上下有盟誓而言此天子乘龍及下文禮
 日之等若有盟誓文當在宮方三百步之上今退文
 在下者欲見盟誓非常尋常無盟誓之事直朝日而
 已故也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者左氏傳云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引此者解此經反祀方明之意反祀方
 明者會不協而盟故也故引司盟證之云既盟則藏
 之者盟誓既訖寫此盟辭頒之於六官司盟之官覆
 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
 象也象者其方明乎鄭言此者司盟云詔明神不言
 方明此文直言方明不言明神鄭欲合為一事故云
 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形象可告以其方明有四
 方四色是其象無正文以義約為一事故言乎以疑
 之云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者對前祀
 方明加於壇上祀訖退而乃朝諸侯訖又加於壇上
 以載辭告之云詛祝掌其祝號者案春官詛祝職云
 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禁之祝號註云八者之辭皆所
 長豐亮
 長之十三十
 又上司

以告神明也盟詛主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又云作盟詛之載辭以敘邦國之信是也禮曰於

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

外國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客祀也

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為地神也盟神必云

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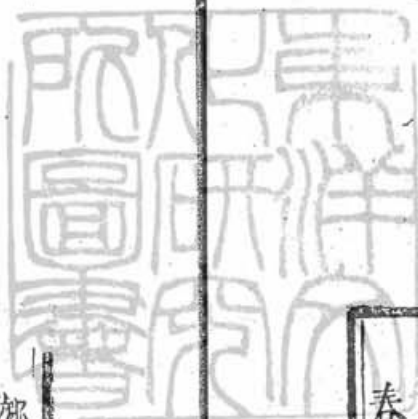
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

神為信也國此謂至信也○釋曰知此謂會同夏

經禮曰於東門之外已是春會同明知此是夏秋冬

也既所禮各於門外為壇亦各合於其方是以司儀

春率諸侯拜日於東方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



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

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云變拜言

禮者客祀也者言拜無祀則兼拜上經云拜日無

盟誓不加方明於壇直拜日教尊尊而已此經三時

皆有禮見有盟誓之事加方明於壇則有祀日與四

瀆及山川之事故言禮是以或言拜或言禮云禮月

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為地神也者鄭據經三時

先北後西不以次第以其祭地於北郊祭月四瀆亦

於北郊與地同但日者太陽之精故於東郊南郊於

陽方而禮之以月是地神四瀆與山陵俱是地神以

山陵出見為微陰故配西方四瀆為極陰故月同配

以月為盟神之事故不引據此
觀禮言月以月明為盟神可知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

升祭川沈祭地瘞
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

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

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

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

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

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

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上



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

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瘞

反升沈至作瘞釋曰上論天子在國行會同

盟主已備於上今更言祭日月山川者據天子巡守

於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為盟主故重見此文云升

沈必就祭者也者對上經山川丘陵但於四郊望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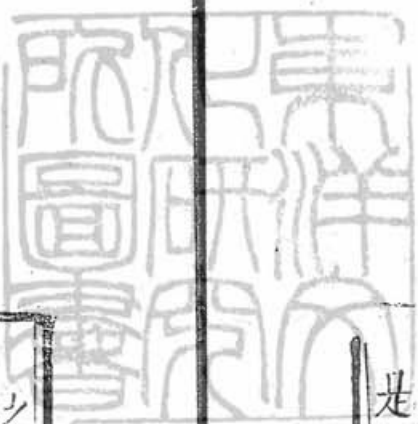
之故不言升沈之事此經言升沈必是就山川丘陵

故言升沈案爾雅云祭山曰瘞懸祭川曰浮沈不言

升此山丘陵云升者升即瘞懸也此祭川直言沈不

言浮者以牲體或沈或浮不言浮亦文略也云就祭
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此經主為天子
春東郊夏南郊皆禮日即此經祭天燔柴也秋西郊
即此經祭山丘陵升是也冬北郊即此經祭川沈祭
地瘞也以其川即四瀆也鄭兼言諸侯之盟者以其
諸侯自盟亦祭山川為神主故兼言之此經兼有王

官之伯以月為神主不言者無正文故不言也云其盟揭於著明者亦如上釋以日月為明山川為著也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者案周禮禋祀實柴瘞是欲神始禋柴未終而言禮終者以其祭禮有三始樂為下神始禋柴為欲神始牲體為薦饌始燔柴是樂為下神之後是下神之禮終故云禮終案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柴與瘞相對則瘞埋亦是欲神若然則升沈在柴瘞之間則升沈亦是欲神之節皆據樂為下神之後而為祭禮終矣或可周禮此三者為欲神至祭祀之後更有此柴瘞升沈之事若今時祭祀訖始有柴瘞之事者也引郊特牲者案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以後始日長於建寅之月郊天云迎長日之至者預迎之又云大報天而主日也者鄭註云大猶徧謂郊天之時祭尊可以及卑日月以下皆祭以日為主又云大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此所引不取月與星辰之義直取日而已與此經燔祭文同鄭引此諸文者欲證此經祭天燔柴是祭日非正祭天神以其日亦是天神故以祭天言



之是以鄭云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又云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者以其前文天子在國祀日月燔祭既日是日祭地是月可知亦非正地神也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者以其尊之欲為方明之主故變日月而云天地是神靈之也云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者案彼註以為告至案祀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註為考績燔柴此又為祭日柴不同者但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日三種之柴告至訖別有考績皆正祭之神別有祭日以為方明之主尚書與王制并此文唯有柴之文故註不同互見為義明皆有是以此引王制之柴以為祭日引春秋者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為踐土之盟傳云山川之神引之證諸侯之盟用山川為主此不言宋仲幾者所引之言皆是諸侯之事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者鄭註周禮九嬪職引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此二處俱是緯文鄭言此者證王官之伯臣中最尊奉王使出與

諸侯盟其神主月以其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鄉來所解諸侯以山川為主王官之伯以月為主案襄十一年左傳云秋七月諸侯同盟於亳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彼非直有山川兼有二司則此所云日月山川者兼有此二司可知又王宮之伯非直奉王使出會諸侯而盟若受弓矢之賜得專征伐亦與諸侯為

盟記凡侯于東箱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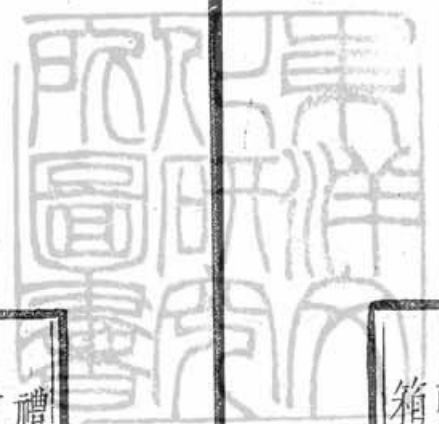
前相翔待事之處王即至之處○釋曰云王即席乃設之也者案公食大夫記

宰夫筵出自東房則此天子禮凡筵亦在東房其席先敷其凡且侯于東箱待王即席乃設之謂若聘禮

賓即席乃授几若然公食大夫宰夫設筵加席几同時預設者公親設清可以略几故以几與席同時設

之若為神几筵亦同時而設故聘禮几筵設擯者出請命云東箱東夾之前者案上文觀在文廟中案

鄭周禮註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則宗廟亦無箱夾之制此有東夾者此周公制



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註云文王廟為明堂註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為明堂云相翔待事之處者翔謂翔翔無事故公食賓將食辭於公親臨已食公揖退於箱以侯賓食是相翔待事之處也

偏駕不入王門左旁與已同

曰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草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

之車舍之於館與在旁至館與○釋曰云左旁與已同日偏者依周禮中車掌

王五輅王輅以祀不賜諸侯金輅以賓同姓以封象輅以朝異姓以封草輅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輅以田

以封蕃國此五輅者天子所乘為正四輅者諸侯乘之為偏是據諸侯在旁與王同為偏云不入王門乘

墨車以朝是也者據上文而言云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者偏駕既云不入王門又云乘墨車而至門外

諸侯各停於館明舍在館
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
奠圭于纁上
謂釋於地也
釋曰此解侯氏入門在奠圭釋於地時當以纁藉承之乃釋於地此纁謂以韋衣木版朱白蒼與朱綠畫之者非謂約組尺為繫者彼所以繫玉使固者也

乘墨車

備草

儀禮註疏卷第十終

儀禮註疏卷第十一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喪服第十一
 ○子夏傳
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

相喪衣服年月親踈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大戴第十

七小戴第九劉向別錄第十一
釋曰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鄭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大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若然未亡之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喪服其篇各別今皆亡唯士喪禮在若然據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故

